

## 第一章 霉星附體的千金

昨夜雨驟風狂，今晨花木凋零，一片狼藉，且山洪爆發，道路被泥石流堵塞——一覺醒來便要面對如此噩耗，江曉月一臉惺忪睡意頃刻間便煙消雲散，無跡可尋。 「這麼慘烈嗎？」她不敢抱持希望地向貼身丫鬟確認消息的真實性。

春柳無比肯定地點頭，「就是這麼慘烈。」

她早晨起來去給姑娘打水，便聽到庵中人都在議論紛紛，原本有打算今日離去下山的香客也因故滯留。

江曉月仰面倒回床榻，拉過被子試圖粉飾太平。

歲月靜好，優雅從容——果然註定是跟她無緣。

都說秀水庵人傑地靈，庵主仙風道骨，凡來此靜養的閨閣千金離去時都自帶一股出塵脫俗的氣質，簡言之，這裏就是閨閣千金提升自我修養氣質的洞天福地。

昨日她來時，果然山花爛漫，草木繁盛，鳥語花香，山林幽遠，宛若世外仙境，誰知，不過一夜光景，聽春柳描述，已是山林傾毀，泥沙俱下，殘枝敗葉、花落成泥……

這前後天差地別的景象，簡直是見者心酸，聞者落淚、人間慘劇，不過如此。

給自己做好了心理安慰，鼓足了所有勇氣，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，梳妝整齊的江曉月扶著春柳的手，顫巍地朝門外邁出了迎接現實的第一步。

看到小院中昨日還向陽花木易為春，在枝頭明媚綻放的花朵今日卻花瓣凋零，枝殘、葉敗、花落，江曉月油然而生一股世事無常的感慨。

她——有點兒想放棄治療了！

別人美好得花見花開，人見人愛，到她這裏的話，文雅一點兒的說法叫「行走的霉運攜帶者」，直白點的說法，便是一掃把星！

此間落差可謂兩極分化，宅在閨閣小院還好，一出門殺傷力便具體呈現出來，且極易造成誤傷。

眼見得她到了婚嫁之年，卻蹉跎歲月，無人問津，原想著到秀水庵這個洞天福地來沾沾福氣仙氣，壓一壓她的無敵霉運，誰知道——結果真是不提也罷。

照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，大約、可能、也許她註定是要孤獨終老禍害江家上下幾十年，直到她壽終正寢含笑九泉的那一天。

江家堅持得到那一天嗎？

這一想法剛剛冒出頭，就被江曉月毫不遲疑地否決了，她目光堅定地想——江家一定會堅持到成功送走她的那一天，畢竟已經養了她十七年還堅挺著，日子似乎也過得不差，在有她存在的前提下，確實也挺難能可貴的。

她回頭還是多給父母兄長抄些經文祈福吧，善哉善哉，佛祖保佑，天官賜福，大吉大利。

突如其来的一聲「喀嚓」，一截粗壯的斷枝從一大樹上急速砸落，庵中一名拾檢殘枝的女尼一下便被砸倒在樹下，連聲尖叫都沒來得及發出。

慘是真的慘，全程目睹這一切的江曉月一臉的不忍直視，雙手合十，連連祈禱，春柳倒是已經見怪不怪，淡定從容地跑過去檢查被砸女尼的情況。

果然還活著！倒楣但不致命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伺候姑娘日久，她對人生已經看淡了，遇上倒楣事，但凡不傷筋動骨，那就算太平無事，而那路過姑娘身邊傷筋動骨，甚至出現血光之災的，那肯定是對方有問題。

這是江家人從無數血淚事實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。

姑娘如今在府中已經是「試金石」一樣的存在，要看人品正不正，到姑娘身邊走一走，留一留，保證原形畢露，無跡可逃。

為此，夫人還把府中選人的事都推給了自家姑娘主持。

誠懇地說，這招真是十足真金的好使，唯一的缺點就是，姑娘人緣特別慘，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

而她自己更是由於伺候姑娘多年，依舊百毒不侵而被列入江府最為誠信可靠的代表人物，自身形象光輝燦爛得一塌糊塗。

由此可以確定，被斷枝砸暈的女尼人品還行，雖然可能本人並不想要這樣的肯定，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，總還是得往好處想嘛。

想不開為難的還不是自個兒嗎？何苦來哉！

收到丫鬟安全示意的江曉月放下了心，長吁了口氣出來，然後主僕兩個配合默契火速遠離此地，絕不給人將此事與她們主僕產生任何聯想的機會的可能。

「姑娘，咱們估摸著得在山上住些時候了。」春柳有些鬱鬱地說。

「我們本來不就是這麼打算的嗎？」雖然原因可能不同，但結果還是一致的，就某種程度而言，她們此行也還是圓滿的。

春柳想了下，也覺得結果好像是沒差，至於秀水庵這裏的變故——那又與她們這對善良可愛柔弱不能自理的主僕有什麼關係呢？

她們如今也是被困無助的香客之一啊。

昨夜狂風暴雨肆虐，今日庵中各處多有損毀浸泡，庵中眾尼忙碌非常，除了到各處回話探望，又組織人手清理泥濘髒汙，修補遭到破壞的屋舍。

由於昨夜風過大，雨過急，不少房頂的瓦片損毀，屋子漏水，窗戶門扇甚至被吹壞，江曉月到大殿的時候，就看到不少形容狼狽的香客，大多是因為屋子半夜進水，導致衣物被泡，連換洗都沒得的主僕。

除了個別的嬾嬾，一殿基本都是正值妙齡的花季少女，就連在殿中的女尼都是年輕的。

看到其他人的慘狀，江曉月才後知後覺地慶幸起來。

昨晚任憑雨打風吹，她卻是一夜無夢到大天亮的，當然，還有她那個並不警醒的貼身丫鬟，對於睡覺，她們一向是認真的。

事實上做為貼身丫鬟春柳其實並不合格，但矮子裏面挑高個兒，這已經是江家能為她找到最結實能抵抗打擊的丫鬟了。

人得知足是吧。

江曉月到佛像前虔誠地上了三炷香，認真叩拜感謝祂老人家的庇護。

因為昨天狂風掀瓦破屋，許多香客住宿便都成了問題，加上如今山路被泥石流阻

塞，大家連走都沒法走，庵主無奈之下，只好將人集中起來，試圖調配一下禪房，讓大家都先安置下來。

秀水庵其實佔地並不是特別大，供給香客們借助的禪房小院也有限得很，而來庵裏上香祈願的又多是閨閣千金貴女，這就讓禪房小院越發顯得珍貴起來。

讓原本擁有單獨小院的閨秀們與他人同居一院，這不得不說真是一個不太好完成的任務，但庵主還是嘗試著將一提議說了出來。

事到如今這也算是死馬當活馬醫，無法可想之下的辦法了。

江曉月當然是拒絕別人借宿的，開玩笑，要是對方人品不佳再弄出個好歹來，她怎麼辦？當然不能鬆這個口，她這是為了對方的生命安全著想，即使這樣會被人說不近人情、跋扈，她都無所謂了。

兩害相權取其輕嘛。

心地良善大度的閨秀千金總還是有的，如江曉月這般表現的畢竟不多，至少不會明目張膽地表現得這麼不近人情。

畢竟大家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，有不好的名聲傳出去，那就是影響一輩子的事——她們不像江曉月，已經決定破罐子破摔，打算在家裏終老了。

大殿上的長明燈突然毫無徵兆地掉了一盞，有一位人美心善的千金不幸雀屏中選，被當頭砸個正著，當場見紅。

殿中頓時尖叫聲四起，都是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弱質閨閣女流，哪裏見過這般血腥恐怖的場面啊，個個嚇得瑟瑟發抖。

身邊丫鬟嬪嬈啟動保護模式，各自成團。

江曉月主僕默不作聲地往角落躲了又躲，顯得特別的形單影隻不合群。

意外與她們無關——自我催眠得多了，自己都會覺得那就是真的。

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大殿內的人心又開始變得有些浮躁。

從昨夜開始發生的這一系列的驚變，讓大家都變成了驚弓之鳥，有一點兒風吹草動便會膽戰心驚。

山路阻塞，庵堂便猶如變成了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，驚懼、害怕正在人心中滋生增長。

不知山路幾時可通，山中存糧可足？

有太多的問題盤桓在大家心頭，沒有答案。

大家離開大殿，剛才商定了暫時寄居小院的人便回去收拾東西搬過去。

有人還沒走出大殿，腳便扭到了；有人平地摔；有人莫名被門檻擋了下，一下從裏面栽到了外面……

江曉月趕緊朝著佛祖金身連連祈拜，可求您了，我還想平安下山啊。

拜完之後，江曉月主僕趕緊離開了，等平安無事地回到居住的小院，兩人面面相覩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春柳才聽姑娘用一種充滿了夢幻的語氣說：「那些就是外人口中溫婉嫋淑的閨閣貴女嗎？」

春柳點頭，「是呀。」

江曉月抬頭望屋梁，「我覺得自己幻滅了。」

春柳依舊點頭，「婢子也是。」剛才大殿上的光景，她看得真真的，大浪淘沙下來所剩無幾啊，外面的傳言是有多不可信啊。

「突然就對自己有信心了。」江曉月感歎道。

春柳難以置信地看自家姑娘，「姑娘您是驕傲了嗎？」

「有一點點。」江曉月用手指比出一點點的距離。

春柳覺得姑娘這種自我治癒的本事還是挺讓人敬仰的，或許這也是姑娘活蹦亂跳至今為禍人間的真相吧。

不久之後，又有變故發生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因為難以置信，江曉月的聲音都不自覺地拔高了。

春柳便又重複了一遍剛剛聽來的消息，「有士子昨日相約上山遊玩，一時興起相約醉臥山林吟詩賞月，然後一起被困在山上，這會兒互相攙扶著找到庵堂來，想要投宿。」

「這也太找死了。」江曉月自言自語。

「是呀。」聽到姑娘自言自語的春柳十分贊同。

遊山玩水就算了，還玩醉臥山林賞月，結果夜遇狂風暴雨，萬幸是在山上及時找了個山洞躲起來，要不昨天半夜就不知被洪水沖到哪裏去當龍王女婿了。

真真是倒楣！難不成她的功力又深厚了，霉運影響範圍又擴大了？

江曉月忍不住第一時間對自己霉運的厲害程度產生了懷疑，又以光速自我否決掉了。

春柳感慨，「聽說，可狼狽了。」

她點點頭，「完全可以想像。」

參照早上那幫遭遇漏雨的閨秀們就可見一斑，更何況是遭遇大雨、洪水、泥濘三重打擊的士子。豐神俊朗、玉樹臨風、公子如玉都別想了，沒滾一身泥，把自己整到面目全非都算難能可貴了。

「庵主同意了？」江曉月追問。

「還在猶豫。」

估計如今秀水庵是他們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了，畢竟下山的路斷了，在山上缺吃少喝，缺衣少藥，很難撐到山路挖通那一天的。

出家人慈悲為懷，庵主會心軟也正常。

但現在的問題在於，秀水庵內全是女子，還大多是未出閣的閨秀千金，而且住房如今本來就缺乏，讓那些人進來，住哪兒？

雖然庵主之前說會盡快修繕，可很多人心裏都知道這不過是個說辭罷了。

秀水庵一幫老少尼姑，會泥瓦匠手藝的有幾個？搞不好根本一個都沒有，說是暫時合住，怕是要一直住到山路疏通。

這種情況下，再收容一幫男客，這真的很考驗秀水庵的待客能力。

男女七歲不同席，男女有大防，就算事急從權，做事也有底線。

「妳說那些士子會修屋頂嗎？」

「姑娘想得真美。」春柳直言不諱地戳破自家姑娘的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
「總不至於住大殿吧？」江曉月揣測道。

「不至於吧。」

「先前在大殿時妳也聽到了，現在庵裏真沒不漏的屋子給人住了，也就剩幾間殿宇。」

春柳想想也是，邊想邊說：「可是，如果雨停了——」

她的聲音中斷於自家姑娘默默地注視中，這種可能性有姑娘在似乎也不大。

江曉月歎氣，「唉。」

看著姑娘惆悵的神情，春柳也不由得跟著一起惆悵了。

這次的山居生活很不妙啊。

庵主最終還是允了那幫士子入庵，但也與他們約法三章：不可入後殿，不可驚擾庵中嬌客，夜間不可離開所住偏殿。

為防萬一，庵主還指派了庵中弟子值夜。

「這下好了。」春柳放下心來。

「太天真。」

春柳又被姑娘驚到了，「怎……怎麼……了嗎？」

江曉月托腮惆悵地看著門外又開始落下的雨幕，「才子佳人、庵堂雨夜，四下無人時，月移花影動，多少話本裏描述過這樣的豔遇場面。佳人不動心，也難保色膽包天的才子不雨夜跳花牆啊。」

春柳無言，姑娘您成日裏都在看些什麼？

江曉月再歎氣，「這院裏就只有咱們主僕兩個，夜裏要警醒些才是。」

「需要嗎？」這是春柳發自靈魂的疑問。

「當然需要。」江曉月略顯激動地說：「萬一有人在這裏出意外，說得清嗎？」

春柳「喔」了聲，似乎也對。

「算了，愁也沒用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咱們還是該吃吃，該睡睡，等山路一通，立馬下山。」江曉月搖搖頭。

春柳在心裡默默說：所以姑娘您之前那一通假想擔憂是為了什麼？純粹是想叫我提心吊膽夜不敢寐嗎？

她交代道：「如今庵裏突然多出了這麼些人，人手定然是不夠的，一會兒妳過去取晚膳回來吧。」

別人家的千金前呼後擁，一個人身邊最少也配置三個人服侍，這還不算雜役僕從。也只有江曉月身邊只配了一個貼身丫鬟，凡事只能交代春柳做，送她來的僕役把她放下便駕車一溜煙跑了，不給她半點兒後悔在庵前就打道回府的機會——這絕對是親娘事先囑咐過的，經驗怪老道的，服氣了。

春柳點頭，「好。」

雨連續不絕，天色暗沉，遠方山林消去白日的蒼翠變得猶如噬人的猙獰怪獸。

庵堂的齋飯談不上珍饈佳餚，不過是些青菜豆腐清粥小菜。

江曉月對庵堂飲食水準在第一天來的時候就已經清楚，做為一個不計較口腹之慾的人，對今晚的飯卻有些難以忍受，她不由得合理懷疑，今天做飯的人是不是心不在焉，做出一鍋如此讓人一言難盡的齋飯來。

她們主僕沒去質問，但不表示別家金尊玉貴的千金不會派人去詢問，這樣讓人難以下嚥的飯菜，便是她們府中最低等的下人都不會吃的。

因為太多不滿，庵堂後院一時有些人聲嘈雜起來，在這黑沉沉的雨夜中莫名便多了些詭異之感。

別人都去討說法，要求重做，江家主僕沒去，但庵中也派了人過來收走了她們幾乎未動的晚飯，表示一會兒做好新的送過來。

其實，江曉月挺理解那些投訴的千金們的。

人的負面情緒積攢得多了，必定需要一個宣洩口，否則很容易成為壓垮自己心理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夜才剛剛開始啊……

江曉月百無聊賴地拿了些線出來打絡子，打發這段莫名壓抑的時間。

絡子是日常打習慣的，便是閉著眼睛，都不會出錯，夜裏的燭火暗，更不影響什麼，但春柳還是多點了一根蠟燭移到姑娘近前，同她一道做些針線活兒。

閨中女兒的日常左不過便是些說些胭脂水粉、華服美飾，做些針黹女紅之類，江曉月大致也沒跑出這個圈子。

這次做飯的時間用得久了些，許是因為被指責後多加小心的緣故，在江曉月就要餓到前胸貼後背的時候，一名小尼送來了她們主僕的晚飯。

兩碗清粥，一碟青菜，一碟豆皮，兩個饅頭，這是比照普通閨秀的食量搭配的。

江曉月盯著晚飯看了一會兒，長吁短歎，「老天是不是見不得我好。」

春柳無話可說。

她繼續憂傷地說：「我覺得自己還不如剛才閉著眼睛把那些齋飯囫圇嚥下去，至少我還能混個肚飽。」

春柳提議，「要不婢子再去一趟吧。」

「算了，湊合吃點，一會兒妳去送食盒的時候，多拿幾個饅頭晚上好當宵夜。」

「好。」

春柳答應，和主子分別開始用飯。

這次的味道果然比之前好多了，至少粥不再是一股燒糊的味道，菜裏終於放了鹽，不再是白開水煮菜的效果。

「剛才那晚飯的水準，還不如我呢。」

聽主子這麼說，春柳肯定了一下，單就煮白粥、炒青菜而言，自家姑娘的廚藝還是遠超之前的晚飯水準的，就是現在重做的這頓，比姑娘也差上一些。

這次，姑娘可以大聲地鄙視評論，她不攔著。

她們主僕都是很真誠的人。

江曉月也就一開始嘀咕了一句，接下來的用餐時間很安靜，保持著食不言、寢不語的用餐禮儀。

飯後，時間已經很晚，外面的雨似乎又有增大的趨勢。

春柳將碗筷收拾到一起，「婢子把這些送到後廚。」

「路上小心些。」

「曉得。」

春柳將食盒掛在臂彎，一手撐傘，一手打著燈籠緩緩步入雨中。

目送貼身丫鬟離開，江曉月繼續去打絡子，又不禁想，風雨交加、深山庵堂、紅粉佳人、年輕士子，怎麼看都不會是平安無事的樣子啊。

果然，春柳回來的時候順帶給自家姑娘帶來新的小道消息。

「姑娘，您說巧不巧，這些士子中有一個還是來庵中上香的姑娘的哥哥，妹妹心疼哥哥，於是便想兄妹兩個同住一個小院，庵主卻是不許。」

江曉月嗤之以鼻，「許了才是腦子有坑，非出事不可。」

春柳點頭，「誰說不是，心疼自家兄長，只管貼補些吃用過去，派人過去照顧也使得的。哪裏有讓人到後院來的，讓別家姑娘怎麼辦。」

「自私罷了。」所以才不會設身處地替他人著想只想自家。

「那哥哥也不是個好的，哪有一個大男人硬往女人堆裏鑽的，輕浮。」這樣的的男人連她這樣的下人都高看不起來。

江曉月笑了笑，沒接這個話頭。

「今天有些涼，姑娘洗漱還是加些熱水才好。等一會兒，庵中師傅送熱水來，婢子再服侍姑娘洗漱，婢子現在先幫您把床鋪好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江曉月站在窗前，隱隱還能聽到雨中傳來的人語，那邊的官司且還沒完呢。

過了一會兒，庵中雜役果然提了桶熱水過來，春柳道了謝，又給了對方一串小錢打賞。

送走師傅，關閉了院門，春柳這才折身回屋伺候自家姑娘洗漱。

摘掉珠釵，拆掉頭上的髮髻，江曉月一頭如瀑青絲便披散在了身後。

收拾停當，主僕倆便準備歇了，只留一盞油燈起夜用，然而兩人躺下還沒一刻，甚至都還沒睡著，外面便響起急促的敲門聲。

春柳一下便驚坐而起，聽到床上傳來動靜，出聲道：「姑娘莫起了，婢子去看看情況。」

春柳匆匆挽了髮，披了件衣服起身，站在屋門口隔著院子喊了聲，「誰呀？」

一個女聲說：「施主，方才庵中又有房屋損壞了，實是沒地方安置人了，還請施主善心讓出院中空房吧。」

「妳們知不知道禮儀，大晚上的，我家姑娘都已歇下了，哪有這黑燈瞎火擾人清靜的。我們府上若非為了清靜，何至於為我們姑娘訂下獨院靜養。客人是妳家客

人，有了事情主家不尋法子，反倒は讓同樣身為客人的人幫著解決，哪有妳家這般做事的？」

春柳小嘴巴巴地一通講，講得院門外的人登時歇了聲，暗想著，好潑辣的丫鬟！

「也不必拿菩薩心腸來說事，我家姑娘素日也和善，但為人處事有各家的底線，斷沒有被人這樣按頭強逼的，我們江府可也不是任人拿捏的人家。門我是不會開的，妳們走吧，另尋他處菩薩施捨善心去。」

院門外靜悄悄，唯有「砰」的一聲，屋門關上的聲響在雨夜中分外響亮，院門外的幾個披著蓑衣的人彼此看看，無奈只能再去別處相求。

春柳一進屋，便聽到姑娘的輕笑聲。

「姑娘……」

江曉月笑道：「沒事，回得好。庵主自己的雲房不肯讓出來，偏要來叫旁人發善心，哪裏像個心懷慈悲的出家人，自家都做不到的事，如何強求旁人做到？」

春柳放心下來，狠狠點頭，「就是。」再說了，深夜雨大，黑燈瞎火的，她們主僕獨身在此間，自是要千萬加小心的。

「睡吧，只怕明日還有情況。」說著，江曉月躺下。

春柳輕應了聲，「嗯。」

翌日，江曉月主僕起得比較早。

如今庵中情況複雜，春柳沒敢像昨天一樣旱早起來到外面打聽消息，然後再回來伺候姑娘起身，而是老實等姑娘睡醒了，服侍她梳妝整齊，這才出門去。

春柳這趟出去倒沒花費多長時間。

大雨又下了一夜，庵裏的情況又變得惡劣了些，平時庵中香火也還旺盛，怎麼房屋如此不禁風雨？平日難道都不及時修繕維護房屋的嗎？

這不是一句「年久失修」就可以解釋的，只怕其中少不了某些骯髒之事。

昨晚來叩她們小院門的人，有一個在離開時在雨中摔了一跤，腳受了傷。

春柳趁著擺飯的當口快速地把情況跟姑娘講了一遍，江曉月沒說什麼，只在她擺好飯後便安靜用飯，她也端了自己的飯到一邊去吃。

吃完自己那份早餐，江曉月放下筷子，春柳急忙將準備好的溫手巾遞過去。

江曉月擦了擦手，這才道：「這裏如今是個是非之地，咱們儘量避免出去與外人接觸。」

「是。」

原本家裏是準備讓江曉月在庵裏待半個月的，東西也就相應準備得很充足。怕她在庵中無聊，筆墨紙硯，外加話本詩集若干，讓她可以拿來打發時間。

她讓春柳給自己鋪紙研墨，準備練會兒字。

這會兒雨停了，打開窗戶，山裏的涼意便進了屋子，此時看遠山，又是層巒疊嶂，猶如仙境。

遠山景色不錯，江曉月遂改主意，不寫字改畫畫了。

江曉月的字還好，畫就差些，但湊合也能看，並非見不得見人，隨著時間過去，一幅雨後山林漸漸在宣紙上呈現出來。

仔細端詳了一會兒，江曉月放下手中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勉強還能看。」

「姑娘畫得很好啊。」

「妳的水準就別點評我了。」江曉月忍不住笑。

春柳也笑。

一作畫時間過得很快，一不小心大半個時辰就這麼過去了。

春柳將沏好的茶水遞過去。

江曉月接過呷了一口，往書案後椅中坐了，撩了眼皮朝桌旁的人看了一眼，「困在庵裏人多，山下的人肯定會想法子，咱們大約困不了多久。」

春柳面露遲疑。

江曉月像是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勾唇一笑，「若沒有那群土子，許可能還會久些，但他們是臨時聚會遊山，不像庵裏這些人多是原本就要在此住些日子的，他們長時間不見人，家中自會有人來尋。」

春柳恍然，「然後就會發現山路阻塞，自然會找人疏通，我們就可以離開。」

「孺子可教。」

春柳笑嘻嘻，「是姑娘調教得好。」

「客氣客氣。」

主僕兩個不由得相視而笑，這時院門傳來被人輕叩的聲響。

門其實並沒有關，來人叩門也只是禮貌提醒院裏人有客人到，春柳扭身出門去看。

江曉月也放下了手中的茶盞，轉出了書案，往中堂去。

有客來，主人自當待客。

見到一個嬪嬪站在院門口，春柳幾步上前。

「昨日不知是忠勇伯府的姑娘，今日我家姑娘差了老奴前來告罪，還望江姑娘海涵。」

「嬪嬪多禮了，出門在外難免遇到麻煩，若非我家姑娘實無法與他人同住，原該是搭把手的。」

嬪嬪連忙說：「不敢不敢。」

「嬪嬪既來了，便隨我去見見姑娘吧。」

「應該的，應該的。」這正是嬪嬪來的目的。

挽著低髻，只簪了銀簪花釵的藍衣嬪嬪隨著春柳走進了屋子。

單看穿衣打扮便知主家是什麼來歷，江曉月心中有數，端坐椅中只淡淡看過去。

「老奴是光祿寺署正趙大人府上四姑娘身邊伺候的，昨夜因房屋漏雨，才請庵主幫忙，不想因此惹了江姑娘不悅，故而我家姑娘派老奴過來給江姑娘陪不是。」江曉月語氣平靜地說：「倒也不必因此事道歉，各人有各人的難處，罷了，東西拿回去，也替我向妳家姑娘道個不是，幫不到她我也抱歉。」

「江姑娘仁厚。」

「去吧。」

「老奴告退。」

春柳將人送了出去，之後折返回來。

「這趙四姑娘倒也是個知禮的。」

江曉月只是笑了笑，未予置評。

不好出院子，她便起身到院中小站。

大紅衫子，粉白襦裙，腰背挺直，儀態端莊，一手在前，一手負手，嘴角輕揚，眼望遠方，光讓看著就能感覺到對方心情不錯。

春桃心中一歎，她家姑娘明明如此美好，婚事卻不太順遂。

外面倒沒對姑娘太過不利的流言，但隱晦不明，半說不說的反而讓外面的人對姑娘多有猜測，什麼身有隱疾，不善與人交流，內向，孤僻……總之吧，婚事就不順遂。

這次從秀水庵回去，估計名聲會更不佳，夫人這次好心辦壞事，不知道會不會懊惱大悔……十之八九會的吧。

有人從院外走過，勞師動眾的，連丫鬟帶嬤嬤四五個人簇擁著一位華服少女走了過去。

春柳看了咋舌。

江曉月也看見了，也有點兒好奇，問丫鬟：「她這是去前面？」

「好像是。」

「庵堂、才子佳人、大殿偶遇。」江曉月陡生感慨。

姑娘圍觀八卦的語氣簡直太明顯。

春柳無奈詢問：「我們要去看嗎？」

「不去。」江曉月拒絕得直接又乾脆。

「那姑娘不好奇啊？」

「想像有時候比現實還刺激呢。」江曉月一副「妳不懂」的表情。

很難想像您都腦補了些啥，總感覺可能也許大概會有點兒叫人臉紅。

不過江曉月主僕雖然不去，但還是有其他喜歡八卦的人，在她們不知道的時候，有其他人也去了前殿。

來庵堂禮佛是很正常的事，而且青天白日，身邊丫鬟嬤嬤相伴，就算男女遇見也不會有什麼不好的話傳出。

哪個少女不懷春啊，紛紛想著光明正大遇上如玉公子。

那些到庵堂借宿的士子們也都有書僮侍從在側，初來時的狼狽早已清理乾淨，如今又是衣冠楚楚的青年才俊模樣。

珠圍翠繞的少女們如枝頭花朵嬌豔綻放，儀表堂堂的書生溫文儒雅，可不是能上演些才子佳人的話本故事。

「少爺，您真不出去？」扒在門邊偷看了半天的書僮石墨，忍不住跑回殿角打坐的少爺身前壓低了聲音問。

「君子不取。」

少年修眉朗目，玉冠束髮，身著一件藍衫，寬肩窄腰，即使在蒲團上盤膝而坐，

依舊腰背挺直，整個人都透著一股明朗英氣。

年不過十七八，真是俊俏少年郎，風流不自知的年紀。

「夫人可是很著急少爺婚事的。」

「多嘴。」

「這天好不容易放晴了，出去透口氣也好啊。」石墨繼續鍥而不捨地遊說。

「自己去。」

石墨認輸，自顧自又跑到門邊看熱鬧，後來又跑出了庵裏供士子們暫時借居的偏殿，去跟別家書僮一起八卦看戲。

待在偏殿未出去的不止溫子智一人，還有幾個正坐在一塊談詩論文。

早在被困山上時，溫子智就已經後悔了，他就不該一時興起答應跟這幫士子一起行動，簡直傻透了，就像妹妹說的那樣，又胡鬧又愚蠢，整體腦子都堪憂。

真正知書達禮的閨閣千金此時必然不會出現在前殿，她們避嫌尚且不及，而勳貴女眷又哪是那麼容易讓人接近的，身邊三尺不知會有多少阻礙，遇到個剽悍的，直接能抽飛登徒子。

想到妹妹的英姿，溫子智不自覺柔和了眉眼，滿含笑意。

女孩子嘛，剽悍一點兒才不會受委屈。

溫子智閉目養神，不知山路幾時才能疏通，一樣男人寄居庵堂，到底是有些不合適。

石墨從外面跑了回來，揣了滿肚的八卦。

似乎是察覺到了書僮強烈的傾吐慾，溫子智笑了聲，「說吧。」

「少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這兩天庵裏一點兒都不安生，後面有不少傷患呢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困在庵裏的閨閣千金傷了一半有餘，連她們隨身的僕從都有不少跟著倒楣。」

溫子智睜開了眼睛，示意書僮詳說，石墨便眉飛色舞地將從外面聽到的講了一遍，不知不覺便引得偏殿裏的另幾個士子也停止了交談傾聽了起來。

「……庵裏人也覺得最近很邪性，這兩天往佛前上香都多了。」石墨用這話作為結尾。

「為人不做虧心事，夜半敲門心不驚。」溫子智一語評價。

石墨很無語。

「哥哥，你們便住在這裏嗎？」

偏殿外突然響起一個嬌俏的聲音，帶著一點兒撒嬌，溫子智聽得蹙眉，當那人領著自己衣錦華飾的妹妹入殿時，他便起身領著石墨避了出去。

旁人不知禮，他需知禮。

見院中有女眷走動，溫子智眼神不移的直朝庵外走去——站在山門外看看雨後初晴的層巒疊嶂，也別有一番風味。